

請掀開經本第七十三面，我們從第二行念起，從第二行第二句：

【皆由貪著財色。不肯施惠。各欲自快。無復曲直。痴欲所迫。厚己爭利。】

昨天講到這個地方。我們今天接著往下面看：

【富貴榮華。當時快意。不能忍辱。不務修善。威勢無幾。隨以磨滅。天道施張。自然☒舉。煢煢忪忪。當入其中。古今有是。痛哉可傷。】

那麼這個一段還是接著前面就因果，這是佛特別舉出來說明可悲可傷之事。『富貴榮華』是世間人所追求的，但是必須要有節制，如果沒有節制，它的副作用就非常可怕。真正懂得節制，這是真實的學問。我們在前清看到，這個清朝一代，官職第一顯赫的無過於曾國藩，諸位要讀清朝歷史能看到。曾國藩他曾經做四個省的總督，清朝一般總督是管兩個省的，他曾經做四個省的總督。他自己是個讀書人，對於「富貴榮華」很了解，所以他自己的書房題的名字叫「求闕齋」，一般人求圓滿，他說我要求要有一點欠缺，因為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他懂得這個道理。人生在世不要樣樣都圓滿，樣樣圓滿是決定不是一個好事情，欠缺一點好。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，佛在此地也教給我們要『忍辱』，「忍辱」是菩薩「六度」之一，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忍耐，不能夠過分。

真正聰明人，縱然自己得到榮華富貴，他自己不享受，把自己這一份榮華富貴讓大家來享受，那這就很了不起了，在我們中國歷史上，宋朝的宰相范仲淹實在講是一個最好的榜樣。范仲淹做到宰

相，一生他的生活都是過從前念書、做秀才時候的生活，在物質受用上從來沒有改善過，這個官愈做愈大，收入愈來愈多，他把這些錢養了三百多戶人家，從自己的親族，就是親戚朋友，擴展到社會大眾，今天我們講做慈善救濟的工作。辦義學，家境清寒這些童子有能力讀書的，他來教養，所以他的果報實在講是非常殊勝。他五個兒子，其中有兩個官職做的跟他一樣，做到宰相，一個是做御史大夫，要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兩個兒子曾經做過行政院長，一個兒子做過監察院長，一門顯赫。但是真正能夠「忍辱」，過一個清苦的生活，所有的收入都貢獻給社會，范仲淹死的時候，棺材買不起。他家裡子子孫孫代代相傳，到民國初年，八百年不衰。我們一般世間人能夠看到三代不衰就很難得了。范先生八百年不衰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二家。

第一家是孔老夫子的家，孔老夫子兩千多年，現在他的這個後裔孔德成先生在台灣還享受很高的地位，到美國來，美國人都尊重他，孔老夫子的後裔，兩千五百多年這個家不衰。什麼原因？積功累德，斷惡修善。這些人是真正有智慧，不是以財富給子孫，是真正的以福德給子孫。子孫也好，世世代代能夠守住自己的家風，能夠致力於社會大眾，不單獨自己去享受榮華富貴。

所以印光大師，你看在《文鈔》裡面時時讚歎的，這中國有史以來是三個人，第一個是孔子，第二個是范仲淹，第三個是清朝初年的葉狀元，一直到清末的時候，他的家是三百年不衰。這確確實實值得給我們做榜樣的，這才叫真正有智慧、真正有學問。

剛才我們提到曾國藩，曾國藩也相當了不起，我們讀他的家書，讀他的家訓，雖然在當時那樣的顯赫，他對於他家庭裡面的子姪的教訓非常嚴格，所以他的家也不錯，這個曾寶蓀現在在社會上還是受人尊敬，這是曾國藩的後裔。

佛在此地這個經文裡頭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警覺，要知道「富貴榮華」是不能常保的。因此，得到的時候一定是戰戰兢兢，小心謹慎，那就對了。保持理智，不能夠迷失了方向。可是真正享受榮華富貴頭腦清醒的這種人畢竟是不多，那就跟經上講的了，「不能忍辱」。『不務修善』，這就像前面所說的，人在這個環境裡面容易迷失自性，容易造作罪業，不能忍，不肯修善。

『威勢無幾，隨以磨滅』，這「威勢」確確實實時間是短暫的，是不能夠長久保持的。你的地位、你的財富一旦失去了，那怎麼辦？這個我們在社會上常常看到的，有「威勢」的人下台之後，他「威勢」就失掉了。有財富的人，他這個財富倒閉了，他也失掉了。在現在這個不景氣的社會裡面，我們看到就愈來愈多。佛在此地給我們講的這個經典是文字，我們睜開眼睛看這個社會種種狀況，那是活活潑潑的經典，就擺在我們眼前，一定要知道警覺。那麼這個地方講的完全是事實的狀況。

下面這是說的無形當中有業力在支配，有業力在主宰。『天道施張，自然☐舉』，這兩句話就是我們俗話常講的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果報是自然的，不是由鬼神、上帝、佛菩薩在那裡主宰，不是的，自自然然有這些事。那你要問為什麼自然有這些事？這個道理就很深很深。佛在許多大乘經典裡面給我們說得非常詳細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、《法華》這些大經，把這一些理論、事實、現象都說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

「☐舉」，這也是比喻，如果淺而言之，我們世俗人常講良心。常常做善事的人，心善、行善，晚上常常作好夢；常常作惡的人，心惡、行惡，是天天晚上作惡夢。我們要問他這個好夢、惡夢是誰在那裡做主的？那就是此地講的了，是「天道施張，自然☐舉」，沒有人在那個地方主宰的，完全是自己善惡業力變現出來的境界。我

們從這個比喻能得到一點啟示，實際上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整個六道輪迴就是這麼來的，並沒有主宰，如果說主宰，那自己才是真實的主宰。

『瑩瑩忪忪』這四個字是形容詞，形容這個惡的果報現前的時候，那一種驚慌失措的樣子。這就是驚慌失措的樣子，沒有依靠，神魂不能夠安穩。『當入其中』，這個「其中」就是三惡道之中。

『古今有是』，這個「是」就是有這麼一樁事情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確確實實有這個事。沒有造這個業力的，這些事你永遠見不到。造作惡業的，他能夠見到，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這個病人，病得很重，將要死的人，這是我們看到很多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告訴自己的家親眷屬，說某個人來了，他看見了，某個人在什麼地方，某個人在門口，我們看不到，他看到了。他所講的那些人，全是已經過世的人，或者是與他有恩的人，或者是他的冤家對頭。他那個時候是不是神識失常了呢？在那裡胡說亂說呢？不是的，他確確實實見到，就跟此地講的一樣，他確實見到。造作惡業重的人，臨命終時看到地獄，地獄相現前，餓鬼道現前，種種不善的境界現前的時候，這個時候沒有法子，所以見到那個境界會驚慌失措。

而臨終所見到家親眷屬，跟諸位說，都不是真的。他所見到那個樣子是真的，但是確確實實不是家親眷屬來接引他。《地藏本願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是些什麼人？冤親債主，這個時候來誘惑他。如果是冤親債主的樣子現前，他不會跟他走，他要現他的家親眷屬，他一看是親人，就跟他去了，去了之後，那就要算帳了，那麻煩就來了，《地藏本願經》上告訴我們的。

所以念佛人臨命終的時候，西方三聖來接引，這就沒錯了。西方三聖叫本尊，這是邪鬼邪神、冤親債主雖然他也會變化，他決定不敢變本尊。念佛人臨終，釋迦牟尼佛來接引，這就是假的，這不

是真的，這個是妖魔鬼怪變現的。我們天天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臨終來接引，不是的，或者是藥師佛、或者是釋迦牟尼佛、其他的佛菩薩，那就不對了。

前幾年這個D.C.周廣大居士往生的時候，在頭一天見到地藏菩薩，這個都是不相應。好在他旁邊有龔振華居士，那是個善知識，提醒他，如果不是阿彌陀佛來，什麼佛菩薩來都不要跟他走，這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，這是很難得的一個提示。所以到第三天，他看到阿彌陀佛了，這個就對了。

所以這個所有一切現象確確實實是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在佛門裡面，是菩薩的願力，自己的願力，現的淨土的境界。這不念佛不求往生的人，是自己一生的業力，還有自己過去生中生生世世的業力，哪一個業力力量強大，先「現行」就先受報，所以這個善惡報應確確實實是很難講的。但是一般在緣上來論，一生能夠斷惡修善總比較要好一點，穩當一點，但是還不能夠保證，為什麼？這個六道輪迴決定的關鍵是在最後一念，那一念力量特別強大，那一念的時候決定來生，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。所以平常念佛修善就跟練兵一樣，臨終那一念是打仗，勝負是在臨終一念，不在平時。可是平時你念得愈熟，換句話說，臨終就愈可靠，就愈有把握，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，不能不謹慎的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汝等得佛經語。熟思惟之。各自端守。終身不怠。尊聖敬善。仁慈博愛。當求度世。拔斷生死眾惡之本。當離三塗。憂怖苦痛之道。】

那麼這是佛教給我們，我們已經認識三界六道的狀況，對於這個環境已經了解了，知道這個地方很苦，生死疲勞，輪迴可怖。怎麼樣才能夠免除？佛在這裡教給我們的方法，只要能夠對佛所說的，我們能信、能理解、能體會，依著這個方法去做，生死輪迴不是

不能夠超越的，是可以超越的。如果不能超越，佛縱然說得再多再清楚，又有什麼用？無濟於事。一定要真真實實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，那麼佛給我們這個教誨就有價值了。

佛法不迷信，這裡首先教給我們，『汝等得佛經語』，這是你有機緣遇到佛法，看到經典了。看到之後，要『熟思惟之』，這個「熟思惟之」就是要真正明瞭、要理解它、要懂得佛所講的真實義。所以佛法這個修學，古德教導我們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。不是說信了就行了，信了沒有用處，你信得再誠懇，不理解也是沒有用處，那叫迷信。一定要能理解，理解了，你這個信是有理論的基礎，這個不叫迷信，這叫正信。正信是明理，不是感情的信，是理智的信。信了以後才真正肯接受佛的教訓，佛教給我們應當怎麼做，我們會遵守、會奉行。

『各自端守，終身不怠』，要把佛的教訓統統做到，盡可能的把它做到，精進不懈怠。『尊聖敬善』，對於世出世間的聖賢人，我們尊敬他；對於世間善人善事，我們也要尊敬他。「敬」是性德的流露，這是真正的善行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「隨喜功德」，它的效果能斷自己無始劫的嫉妒、瞋恨的煩惱。一般人看到好人好事生嫉妒心，那個就錯誤，那就造罪業了。佛教給我們見到好人好事要生歡喜心，要能夠隨喜，更進一步的要能盡心盡力的去幫助他，成全他的善行，成全他的善事。他修善，他修德，我們能隨喜，果報等同，沒有差別，所得的善果是相同的。

『仁慈博愛』，這「博愛」兩個字是出自佛經裡面的，外面說這兩個字的很多，這兩個字從哪裡來的？這兩個字從佛經裡面來的，出在佛經裡面。「仁慈」也有等差的，世間人的仁慈是基於愛心，是感情的，他喜歡他，他對他就「仁慈」，不喜歡就不「仁慈」了，就不會用慈悲心對他，所以叫做「愛緣慈」，他是建立在這個

情愛的基礎上，這是世間法。佛法講到菩薩的慈悲是建立在「法緣慈」，比這個愛緣要看得真切，知道萬法平等，對眾生的慈悲應當和對自己一樣，所以它這是有更深更真實的理論做基礎。到佛的慈悲叫「大慈大悲」，這個大慈悲完全是從清淨心、平等心、同體之心，他知道。這個是我們中國古聖也曾經說過，沒有佛說得那麼清楚，像老子所講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」，這個跟佛法的這個大慈大悲就很類似，佛法說得詳盡。這個是叫做真實的「仁慈博愛」，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量拓開，「盡虛空遍法界」是一個自己。

『當求度世』，這個世間法佛勸我們不要求，為什麼不要求？因為它沒有一樣是真實的，它不是永恆的，它剎那剎那在變化，苦多樂少。這個話說起來是方便語，如果給你說真實話，那是唯苦沒有樂，哪有樂？這世法裡頭沒有樂，所以教我們求真實法。真實法是什麼？不生不滅，永恆存在。這個東西有沒有？有。在哪裡？在我們自己身上，在我們生活周邊，我們「六根」所接觸的沒有一樣不是。只要你能夠認識，你能夠明瞭，這是佛教我們求的。

在我們自己身上是什麼東西？「真心」。真心是不生不滅的，所以大乘經典裡面常說，叫「常住真心」。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心，「妄心」，妄心是什麼？妄心是念頭。念頭，一個念頭生，一個念頭滅，叫「生滅心」。生滅心不是真心，但是諸位要知道，它不是真心，它也離不開真心。佛經古德有一個比喻，真心像水，比喻作水；妄心、生滅心比喻作波浪。你想想看，這個波浪能離開水嗎？波浪就是水，水就是波。所以真心跟妄心是一個心，真妄不二。佛要我們認真，要修真，不要修妄。什麼是真？當你一念不生的時候，這個心是真心，有念就起波浪了，還是這個心。心迷了才動，覺了不動，覺跟迷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，覺心不動，迷的心就動。

迷，佛法裡面講無明，無明是個動相，覺性是不動的。

所以佛法修行，它的總綱領就是「禪定」。不管修哪個法門，可以說只是方法不一樣，手段不一樣，你問修什麼？都是修「定」。我們念佛，我們用的方法是用執持名號，單單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目的在哪裡？目的在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。所以你就曉得佛法宗派多，法門多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也不過就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門徑，不同的手段，修什麼？統統修「定」，目的是恢復自己的真心。

真心是常住的，真心就超越世間，因為這個世間法不僅是講六道，連「十法界」都包括在其中，是妄心變現的。真心清淨，六祖大師說得很好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這「本來無一物」是真心，有一物就動了，就是妄心。真心做主宰，心是定的，心是清淨的。這個清淨心的用處，那就不可思議了，清淨心像一面鏡子一樣，現在的事、過去的事、未來的事，統統照在裡面，叫「照見」。這個「見」是真正的見，真正清楚，不是推測，不是理想，是你真正見到了。這個心一動就見不到了，你所見到就有限、就有範圍、就有障礙，能力就失掉了。

真心在我們這個身體上，這心是一個，隨著我們器官的不同，它產生不同的作用，就如同我們講電一樣。電是一種，那麼在燈，它就放光；在這個地方，它可以錄音。所以隨著器官不相同，它產生不同的作用，其實是一個，所以在眼叫見，在耳叫聽、叫聞，在鼻叫嗅，在舌叫嚐，在意叫知。「見聞嗅嚐覺知」，這是器官不一樣，在真心在這裡頭起的作用不一樣，就這麼一個道理。

我們現在是在迷位，因為心不清淨，所以這些作用都侷限在某一個器官，不能夠貫通。如果修行修到相當的程度，這個程度是什麼？心地清淨，一般講「得禪定」，在念佛人講「得一心不亂」。

那就像《楞嚴》上說了，他六根可以互用，眼可以見、也可以聽、也可以嗅、也可以嚐，六根可以互用。耳本來是聽，耳也可以見。為什麼？原以一精明。它原來的裡面東西是一個，所以它這個器官可以互用，是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。我們今天是迷，是有障礙，所以六根不能互用。到六根互用的時候，我這個身體也能見，這個眼睛四面八方都見到，不一定這一邊，後面也看清楚了，可以互用的，這要有相當的定功。

那麼這是佛教給我們，凡是生滅法，凡是不是能常住的，剎那在那裡變幻的，生滅的，我們不要去注重它。這個東西有沒有？有。有這些事，不要去重視它、不要去執著它、不要去貪愛它。要知道虛妄之外有真實。六根的根本是真實的，一切萬物法性是真實的。這個「相」是有差別，是有生滅，「性」無差別，沒有生滅。如果我們會用「自性」，那就是禪宗裡面講的「明心見性」，「見性」就是成佛了，這個佛是「分證佛」，不是究竟圓滿的，在這個大乘經裡面講「圓教初住菩薩」就見性。初住菩薩就有能力示現「八相成道」，就是《普門品》裡面講的了，哪個地方那些眾生應以佛身而得度者，菩薩到那裡就示現成佛來給他說法。初住菩薩就有能力示現八相成道，像釋迦牟尼佛過去在我們這個世間降生成道一樣，他有能力示現。所以說是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」是成這樣的佛，不是究竟圓滿的佛，離究竟圓滿佛還早。

『拔斷生死眾惡之本』，這個「生死眾惡」的根本是什麼？經論裡面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叫「根本煩惱」。根本煩惱有六種，這個要知道的。第一種就是「貪」，貪是生死根本。第二種是「瞋恚」。貪愛、瞋恚、愚痴、傲慢，對於聖人的教訓懷疑，他這個「疑」不是普通的疑，對於聖教懷疑，不相信。最後一種叫「惡見」，就是錯誤的見解。這總共有這六大類。六大類如果嫌多，再把它歸

納一下，那就歸納成三類，這三類叫貪瞋痴，所以貪瞋痴叫「三毒煩惱」。這三類實在講還可以歸納，歸納成一個，這一個是什麼？就是貪，所以這個貪是毒中之毒。六道怎麼來的？輪迴怎麼來的？苦難怎麼來的？統統是從這個根裡頭生出來的。所以佛跟菩薩制定修學的方法也有六種，叫六度。六度裡面第一個就是「布施」，布施是幹什麼用的？度貪愛，針對這個，這叫「拔除生死根本」。

所以佛法修學的綱領總歸納起來不外乎三學六度，三學就是「戒、定、慧」，六度是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」，佛法裡面講修學的綱領就全了。戒、定、慧也就是對付貪、瞋、痴，戒學對治貪心，定學對治瞋恚，慧學對治愚痴。六度就說得更詳細，六度，布施對治慳貪，忍辱對治瞋恚，般若對治愚痴，這個都是教給我們「拔斷生死眾惡之本」。小乘人修行偏重在三學，大乘菩薩重在六度，六度是三學的拓展、展開，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曉得。前面一章，就是第三十五品裡面跟我們講的「五惡、五痛、五燒」，我們要細細的去讀，深刻的去研究，然後下定決心依教奉行，對我們今生來世有真實的利益。

『當離三塗，憂怖苦痛之道』，這個「道」叫三惡道，「三塗」是指的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畜生道，我們看得見，這個沒有問題，大家相信了。餓鬼道，我們看不見，地獄道就更看不見了，有沒有？所以這個地方你就對聖人的話，你相不相信？聖人會不會欺騙我們？這個欺騙人總有欺騙的理由。沒有理由卻無緣無故的騙人，那這個人神經一定不正常。佛，釋迦牟尼佛本身是王子，這世間的，經上講「富貴榮華」，他都得到了，古人常講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，他這個「富貴榮華」是圓滿得到了，他不需要再去求，何必騙人？沒有理由騙人。何況他既得榮華富貴，他統統捨棄掉，他去修道去，哪有騙人的道理？這不可能。剛才說了，那無緣無故欺

騙人的話，這神經不正常，神經不正常的人能夠說出這麼多經典，說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從這些地方冷靜去觀察，諸佛菩薩沒有理由騙人，句句話是真實的。

他告訴我們，這個世間有鬼道，這個世間有地獄。實在說，跟鬼接觸的人很多，跟地獄接觸的呢？那的確就沒有。那就像經上講的，地獄只有兩種人見到，一個是罪業墮到地獄裡頭，他見到了，另外一個是菩薩到地獄裡面度苦眾生，他可以見到。《地藏經》上說，除這兩種人之外，見不到地獄，所以地獄確實沒有機會見到。那麼見鬼的事情太多了，這個醫院裡的醫生相信有鬼，榮民醫院有幾個主治的醫生，主任級的，跟我是同學，我們碰到一塊，問他相不相信？相信，真有，這些人相信，為什麼？常常見到，真的見到。

當一個人生病，在病重的時候往往也見到。是去年，不是今年，去年的我們中國農曆年初一，大年初一早晨九點鐘，我們這個韓館長接到兩次電話，鬼打來的。我們「台北華藏圖書館」我們不作佛事，我們那裡只有講經沒有佛事，但是我們每一年有三次法會，這個法會是超度祖先。我們超度祖先不是超度某一家的，我們是超度中華民族百姓祖先。我們供的祖先牌位，從百家姓寫的，我們是以清淨、平等心普遍的來超度。大概這個法會都做三天，這一年三節，清明一次法會，中元一次，冬至一次，就是一年三次超度。平常是我們的同修，常常來聽經的，很熟的，那麼他的家親眷屬過世，請求我們，我們隨喜給他做，不主動作佛事。那麼過年這個期間，就是同修們我們也不答應，這過年嘛，不做這個事情，這是一律不准的。

前年大年初一早晨九點鐘，館長在家裡，突然來了個電話，這個電話的聲音非常淒慘，非常痛苦，哀求館長，她說她想到圖書館

去。館長以為是開玩笑，鬼叫鬼叫的，叫得那麼苦、那麼淒慘，就狠狠的兇了她一頓，「這個大年初一裝神弄鬼，小心，我不會饒妳的」，跟她兇了一頓，這把電話就掛下了。過了一會兒，這個電話又來了，來的時候她一聽又是這個人，她的兒子高貴民，他說我來接。他一接之後，一聽，他就給他媽媽講，他說這個不是開玩笑，他說聽這個聲音大概是十一、二歲的小孩，是個女孩，音聲非常悲慘，他說不是開玩笑。館長就覺得非常奇怪，對電話講「圖書館妳要去，妳喜歡去，妳就去好了」，電話掛了，然後就回到圖書館來上班。

這一進圖書館，徐居士帶了有夫妻兩個人來見館長，見館長就要求，他的女兒昨天被車壓死了，車禍死了，館長一聽的時候，她說是不是女孩？他說是的。她多大？十二歲。她就知道了，剛才兩次電話就是那個小孩打的。她的兒子不相信鬼神，這回相信了，接到這個電話相信了，真有鬼。上午九點鐘打電話來找人，來到圖書館作佛事，這館長不能不答應，所以給她立牌位。館長來跟我講，她說「奇怪，她為什麼找我？」我說「圖書館妳做主，找任何人也不行啊，她不找妳找誰？」

類似這個事情，這些年當中，我們遇到很多次。但是像她這種顯著的，上午九點鐘打電話，我還第一次遇到的。那麼看到鬼來聽經，這個有好幾次。已經死了很多天了，但是我們不知道，聽經的時候看到他在座，我們同修，館長有的時候很熟，還跟他打招呼。過了幾天說這個人死了好多天，一想起來，前兩天來了。但是一想的時候就覺得有問題，為什麼？雖然跟他打招呼，他沒有理會，有的時候去碰碰他，碰碰他的時候當時不知道，以後想一想，是落空，好像不是摸到一個人，這樣的事情也有兩、三次。鬼真有，不是假的，確確實實有。那麼這是講的是惡道，三惡道非常之苦，這

是「憂怖苦痛之道」。末後這一段教給我們怎樣端正身心、修學淨業：

【若曹作善。云何第一。】

一切善行裡面『第一』善，佛法跟世法的觀點不相同。世間講善，總是要利益社會大眾，這個是世間善法；佛法裡面講「第一」善，是修「清淨心」，為什麼？你能夠永脫輪迴。唯有永脫輪迴，圓成佛道，才能夠救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這才叫「第一」善。佛在此地告訴我們：

【當自端心。】

『端』是端正，簡單的講，心地要正大光明，學佛從這個地方學起。落實在「事相」上來講，就是真正學佛人，這一生所做的行業，沒有一樁事情不可以告人的，這是心地純善。什麼事情不能告人？惡事不能告人。好事怎麼能不告人？當然可以告訴人的。那麼在我們中國古代也有好榜樣，司馬光就是一個。司馬光自小就誠實，以後他也是佛門裡面一個虔誠的佛教徒。他自己說他一生沒有一樁事情不可以告人，真誠！這是此地講的「端心」，心地確確實實正大光明，沒有一絲毫隱私。

佛在此地這個「端心」是不是就講到這個境界？不止，這個境界是世善，決定不墮三惡道，但是不能出三界。出三界要清淨心，這才能超越三界，學六祖「本來無一物」才行。這個雖然誠實，一生做的事情可以告人，但是裡面還有不少物，還沒有到無一物，所以這個依舊是染污的心，不是清淨的心。惡染污，善也染污，善惡都染污，所以善業生三善道，惡業墮三惡道，總而言之，出不了六道輪迴。所以佛在此地這個「端」跟世間的意思不一樣，心要清淨，唯有清淨心才能夠超越三界。心是主宰，心清淨了，這個身、語、意沒有一樣不清淨。心正直了，六根自然皆得其正。所以心是主

宰，首先教給我們要「端心」。

【當自端身。耳目口鼻。皆當自端。】

底下講的這是身相。在初學的時候，外面境界會影響內心，所以佛教初學人特別重視戒律、威儀，幫助你「端心」，道理在此地。心真正清淨了，這個耳、目、口、舌、身自然都端正了。在修學歷程之中，禪家特別著重在「端心」。它對外面形相它不重視，它從根本修，心正了，沒有一樣不正。禪宗以外叫「教下」，教下裡面有一個律宗，這是專門從外面修到裡面的，禪是從裡面修到外面，它是專從外面修到裡面。戒律清淨能幫助你得清淨心。除這兩宗之外，其它各宗都要從戒律上下手，漸漸的培養清淨心、真誠心。

【身心淨潔。與善相應。】

這個地方講的『善』不是善惡之善，善惡之善，那個善也不善。此地所講的這個「善」是本性本來就沒有惡，本來無惡，善也是惡，這個諸位要知道的。清淨心中善惡都沒有，那就叫真「善」了。儒家講「止於至善」，至善也是這個意思。凡是有相對的就不是真的，所以這個意思非常之深。身心完全離開相對，那你就得大自在，得真正的清淨端直了，這是真正得到。

【勿隨嗜欲。】

『嗜』是嗜好，『欲』是欲望，這些是煩惱，這不是真實的，為什麼？這些都叫生滅法，這是妄想、妄念，決定不能隨它，這個要有高度的警覺心。有這一些妄念生起，立刻就警覺。

【不犯諸惡。言色當和。】

這個李老師在旁邊這個小註，他註的「身、口、意」，也說得很好，這個也很踏實。「意」就是「貪、瞋、痴」。這『不犯諸惡』，「身」是「殺、盜、淫」。「言」是口業，「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」。總而言之，這個三句就是總結前面的三十五

品所說的，這一句就把它總結了，決定不犯十惡，決定遵行五戒。

【身行當專。】

這一句話非常重要。世出世間法，無論是做學問，無論是從事任何的事業，出世間修行證果，關鍵都在這一句，要專要精，才能夠成就。佛法法門很多，各隨根性，真的跟世間法一樣，對於許許多多的學術、許許多多的行業，你喜歡哪一種，你就可以選擇哪一種。你在這一行業裡面要有成就，必須要專心、要專注，那才有可能。

佛法修學也是這個原則，大分，在中國佛教有十個宗派，「小乘」兩個宗派，「大乘」八個宗派，一個人專求一宗，他一生當中會有成就。如果樣樣都想學，那要特殊的天才，不是人人可以能夠做得到的。我們古人講「通家」，他樣樣都通，那是非常了不起，特殊的才賦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一般人不是不能成功，專一就一定成功。譬如我們學這個經典，我用十年的時間我學一部經，這一部經一定可觀，下了十年功夫，現在講專家了。我十年學十部經，這十部經都學得勉勉強強，一部也不能成為專家，跟人家比一比差不多，不能比人強。十年一部，我別的不如人，這一部人不如我，就是這麼個道理，所以一定要專精。

現代人根性遠不如古人，從什麼地方說？就是專精、老成比不上古人。古人一生當中從一門深入，他有耐心，他願意做，現在人不肯。現在人一下手就要博學多聞，學了一輩子一樣也沒學通，這就可惜了。所以我們看到歷史，在佛門裡面看到這個《高僧傳》、《居士傳》，讀這些傳記，我們常常會受感動，為什麼別人修學，少的三年、五年，人家就開悟了，就有成就了，縱然是多的，也不過是十年、二十年，他就有成就了。我們跟人家比一比，我們的聰明、智慧、才華，說實在話不輸於古人，為什麼我們不能成就？追

究其根本的原因，他專，我們雜，弊病就在此地。他專精，我們是雜修亂修，所以用的時間比別人多，講到成就是大大的比不上古人，這是我們應當要痛戒的。所以我在很早就提倡，勸勉年輕的同學們，下定決心用十年的時間學一部經，專精一部。

我早年在佛光山，星雲法師請我去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是民國五十七年、五十八年的時候，佛光山是剛剛開山，辦一個「東方佛教學院」，有一百多個學生，請我去做教務主任。我就跟他建議，一個學生學一部經，專攻一門，我們來輔導他。他聽了我的話也很贊成，但是不能接受，什麼原因？他說這種課程就不像佛學院。我說是的，是不像佛學院，但是決定成就人。你一百多個學生，打個對折，能有五、六十個人成就的話，各個是專家，那今天佛光普照全球！講《阿彌陀經》的，有阿彌陀佛，這十年功夫下去，他專家了！哪一個能比得上？你要聽《普門品》的，那一位是觀音菩薩，專門攻《普門品》的。各個都是專家，不要做通家，去做專家。

我過去跟李老師求學的時候，李老師對學生的教學就是「專」。我們那時候學生不多，只有二十幾個人，但各個都成就了。我們教學的方式是採取中國古老私塾的教學。他也沒有辦佛學院，台中蓮社叫經學班，專門學講經的叫經學班，有二十幾個學生跟李老師學講經。他的方法，每一個人學一部。你想學兩部，他就不教你，只可以學一部，專精一部就能夠通了。所以我受的這個教育還是私塾教育，不是佛學院的教育。佛學院的教育很難有成就，為什麼？心是散亂的，太多了。一天這個鐘點上這個課，那個鐘點上那個課。學生一個學期下來，我都常常問學生「學了什麼？」「不知道學什麼。」說得好聽一點，學一點佛學常識，佛學皮毛，什麼都不會。

我們在李老師的會下，那就不是這樣的，一個月要會講一部經

，你一個月要不能學一部經，就被淘汰掉了，但是他那裡所教的經是小部經，沒有這麼長的。一部經最長講十次，最短的講三次，他要求學生的這個普通的標準是講五次到七次，就是你學會到外面，有人請你講經講五天，講一個星期。這個經典一個月要學會，一個月要學會一部，專攻啊！這個方法比現在一般佛學院的教學好，好得多，確實有成績表現，這是他老人家的教學方法。

雖然能成就，我在那個班上出來的，不夠精，粗枝大葉懂了，沒有真正深入。如果這一部經用十年的功夫入進去，那就不得了，那真的成為專家了。像我們學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五次到七次講圓滿，這初學啊。學熟了，我在台北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那個帶子不曉得此地有沒有，我是第二次保存的一套完整的錄音帶，總共好像是有一百三十多個，一部《阿彌陀經》。一次跟現在的一樣，九十分鐘，好像是一百三十五個帶子，也是一部《阿彌陀經》。《阿彌陀經》三次可以講完，三百次也還講不完，可淺可深，可長可短，要深入啊！真正深入了，樣樣通達，所以一經通一切經通。雖然一切經通，還是專講一樣，專學一樣，專弘一樣，給後學人做一個模範，做一個典型，使人知道有一個入門之處，這個非常重要。這是『身行當專』。

【動作瞻視。安定徐為。】

這就是我們講日常生活當中一舉一動要穩重、要大方，這是屬於威儀，應當要學習的。

【作事倉卒。】

這個『倉卒』，「卒」（ㄘㄨˊ；zuˊ）念「卒」（ㄘㄨˋ；cuˋ），是古字。

【敗悔在後。】

『敗』是失敗，『悔』是後悔。不能成功的。

【為之不諦。】

『諦』是真實，你做得不踏實，你做得不認真。

【亡其功夫。】

那麼你這個是失敗的。無論是世法與佛法，這個修學成敗關鍵在哪裡？我們不可以不知道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